



爱上状元郎

台湾 赵 聆

亲爱的
我好想你
那你呢?

楔子

须祝国 安国将军府

“将军、夫人，不好了！”一名丫环匆匆地跑进大厅，喘着气急急地说：“二小姐的病又发作了，而且这次还发高烧，整个身子又红又烫，一直哭个不停。”

“将军，怎么办？”将军夫人娟秀的丽容上满是忧愁，声音里更有掩不住的悲伤。

“夫人，难道真要把心儿送去吗？”将军脸色为难地问。

“这……我们还是先找大夫来看心儿，如果……”将军夫人哽咽得说不下去，哭倒在丈夫的怀里，“将军，我舍不得啊！”

“夫人，我又何尝舍得？可是……唉！”将军无奈地摇头叹气，“来人，赶快去找秦大夫来。”

“将军，奴才早就派人去请了，管家禄伯立刻回话，‘秦大夫也已经到了。’”

“夫人，我们还是过去看看。”

将军扶着夫人走到女儿的房间，看见奶娘正抱着哭个不停的娃儿轻摇：心痛得不知该怎么说。

爱上状元郎

“秦大夫，心儿……”

“将军，如果老夫的这帖药，对二小姐的病还是没有什么起色，那请将军另请高明，老夫很抱歉，实在无能为力了。”秦大夫递过写好的药方，满脸愧疚地说。

“秦大夫，这两个多月来辛苦你了，谢谢！”将军轻拍着伤心欲绝的妻子，无奈地向秦大夫道谢。

事到如今，尽管他满心不愿将女儿送走，但连秦大夫也都束手无策，他也只好认命！

第一章

暮鼓晨钟，让宁静的寺院，显得庄严肃穆。不过略显急促的脚步声，却让沉寂的空气活了起来。

“清心，师父说我们明天要去京城行功，她有些事要交代我们。”

“好，请净言师妹稍等一会儿。”

回话的是个十多岁的女娃，娟秀嫣丽的粉脸，在冷冽的寒风中冻得双颊红扑扑的，水灵的眼眸与柳弯的画眉，不点而朱的樱唇，和她那头丰亮的青丝，无一不显现出这女娃美得脱俗、美得惊人。

清心搁下手中的扫帚，随着唤她的师妹净言，一同到尘缘院见师父。

“清心，你来这儿也快十六年了吧！”净言边走边问身旁的清心。

“应该是吧，过了年便十六了。”说完，清心脑海里回想起师父告诉她，当初来寺里的情形。

师父在十岁那年告诉她，她不能与净容、净言一同剃度，因为她是受人之托寄养在此；将来缘分尽时，她必须去到她要去的地方。

爱上状元郎

在那之前，她一直以为自己与寺中心师姊妹一样，不是无父无母，便是家中贫穷，父母不得不将她送到寺里，没想到事实并不是这样。

师父告诉她，她乃安国将军府李国忠将军的二女儿，上有一姊，名叫清语。她的生母是将军的二夫人，与将军夫人是表姊妹。她母亲天生体弱多病，自恐无法长命，便想生个孩子给情同亲姊妹的表姊留在身边相陪，以慰日后阴阳两隔的思念之情。她母亲在抱病生下她后，当日便因难产而过世。

在她生下数十日后，不知染上什么怪病，开始高烧不断，父亲请了许多大夫来为她医治，病情却毫无起色。

直到有一天，有位云游的和尚到安国将军府化缘，他得知府里有位身染怪病的二小姐，便自愿为她治病，并告诉她父亲，她命中注定与家人无缘，而过没多久将军府便没有二小姐——李清心这个人存在。

或许她真的与了缘寺有缘，她的名字叫“清心”，不看字读起来的音与同辈的师妹“净”字同音，所以入寺后，师父也不另取名，直接唤她清心。

她觉得寺里的生活虽平淡，但她却喜欢这种无争无求的平静生活，只除了每年将军夫人会在冬至那天来探望她，都会令她深感愧疚。因为她一直认为这一生，应该会平静的在了缘寺老死，而不会如师父所说，将来有

爱上状元郎

一天她会离开了缘寺，所以他认为这辈子都无法回报将军夫人对她的疼爱。

只是当初单纯的想法，如今却因安国将军府的事件改变了。清心在心中叹了一口气，没想到世事的演变竟是如此无情，谁会想到风光十几年的安国将军府，在一夕间竟成了一座废墟。

两个月前，她听到一些传言，指李国忠将军因通敌叛国，皇帝下令满门抄斩。她乍听到这个消息，心里万分震惊，她要求师父让她回将军府看看，但师父说此时她若回将军府，不仅于事无补，反令自己身陷危险。

她反问师父，难道十几年的骨肉分离，就是为了让
她避此一祸吗？师父对她的问题但笑不语，只要她再多等几日，听听外头的消息。为此，她托下山行功的师妹帮她打探消息。

所谓的“下山行功”，其实是每十日，有四至六位的师妹下山化缘、或行医募款，然后将所得的钱财交回住持师父手中，以供寺里日常生活所用。由于她不会是寺里正式剃度的比丘尼，所以从她三岁起，师父便要她与慈心师父学医，十岁以后，她每两个月就随师父、师妹固定下山行功。

至于李国忠将军通敌叛国一事，经过大家的多方打探后，得到的消息是，将军大人应是被人诬陷，最有嫌疑的人便是靖康王爷。原因是他最宠爱的小儿子晋尔

爱上状元郎

聪，看上李将军的爱女——李清语，但将军已将女儿许配给宁静王爷的长子晋逸清，无论靖康王爷怎样游说，李国忠将军也不愿意毁婚，两家因而结下梁子。

她对于这样的传言，心里并未全然相信。若单纯只为结亲不成，她父亲怎可能轻易被安上罪名，皇上定罪若无确实的证据，便轻言下令将辅国重臣满门抄斩，又怎能让臣民信服。关于这一事，师姊打听到的消息则说，靖康王爷呈上一封外敌写给李国忠将军的书信，皇帝便根据此信而把将军定罪。至于那封信是真是假，众说纷纭。

朝廷里有人与将军交好，派人通知将军，要他连夜出城避祸。但将军宁死也不愿出城，只是他亦不愿让无辜的人受累，在官爷还未至府中捉拿前，便将所有家眷托人悄悄送离京城。而前来捉拿的官爷，满中也认为将军不可能通敌，全都睁只眼、闭只眼让其他人离去。最后斩首的其实只有将军一人。

至于将军夫人和清语小姐则被列为缉拿的钦犯，全国各官府门口均张贴着她们的画像，但她们母女两人究竟躲到何处？是生是死？当前则是个谜。

她本想离寺去寻找大娘和姊姊，不过师父说：“清心，人海茫茫，你要到何处去我？就算让你找到了又怎样，你能把她们接到寺里吗？你是要她们安全地躲着，还是要她们出来领罪受死呢？”

听师父这么说，她心里犹豫痛苦，却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家人处危不安，独独她一人在此逍遥安乐，教她怎能心安？难怪师父老是对她说，在清静之地的清静，并非真静；唯独在喧扰的尘地，还能不染尘中的清静，才是真静。

师父见她为家人担忧着急，告诉她该有心理准备，她离开了缘寺的机缘逐日成熟。至于何时离开，由她自己决定，只要她想清楚离开后要何去何从？要做什么事？立定目标便好。

尽管师父这样说，她却迟迟下不了决定。

人生无常，天底下没有恒久不变的事情。清心虽已有心理准备，但见到变成废墟的安国将军府时，心里仍感到一股不小的震撼。

上个月，她听说皇帝因病退位，今天来到京城，却听说太上皇已经驾崩，新皇谕令全国国丧一年。

清心站在荒芜的花园里，内心不断感叹人世间的瞬息转变。

“清心。”

一声轻柔的叫唤，打断清心凝神的观看，她转向声音源处，“净言师妹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净言走到她身边问道。

“我在想不过短短两个月，京城却有如此大的变化。唉！”她语重心长的叹道。

爱上状元郎

净言点点头，“是呀！真是令人想都想不到。若不是今日亲眼所见，还真不敢相信师姊们所说的话。”她边说边往后院走去。

清心内心深感戚然，不语的环顾四周。

“清心，你快来看！”

“净言师姊，你发现了什么？”

“清心，你快过来看看，这里有座坟墓。”净言站在后院一角，手指着一块被杂草遮住的墓碑说。

清心伸手拨开杂草，只见墓碑上刻着几个字：吾妻徐氏芝兰之墓

这……这不正是她娘亲的墓吗？清心在心里喊着，泪水悄悄滴落在她手背上。

“清心，你怎么了？”净言惊讶的问道。

“没什么，有沙子跑到眼睛里。”清心定定神，用手拭去颊边的泪水。

“要不要紧？”净言伸手抬起她的脸，仔细查看她的眼睛，“还会痛吗？”

对于师姊的关怀，清心满心感激。这十几年相处的感情，要她说放就放，谈何容易。况且除了了缘寺，她不知何处才是她容身之地？师父说离开时机到了，她却一点也不知该如何是好，教她怎能说走就走？

“好点了吗？”见清心点头，净言这才放心，转头环顾四周说：“后面还有间屋子，我们快去看看，然后赶

爱上状元郎

快出城回寺，否则太晚回去，师父又要责罚我们一顿。”

清心点点头，“这是李国忠将军二夫人的墓，我们先行个礼，再进去看看。”

“也好。”

两人神情肃穆地在墓前站定，庄严地朝坟墓行礼。清心则在心里默祷：娘，女儿向您请安，将来有机会，女儿会再来看您，请您原谅女儿不孝，现在无法为您做什么。

行礼完毕，清心强忍住泪水，随净言走到另一侧的屋子，屋内除了一面墙挂着画外，其余三面都被书架占满。

“这里应该是李将军的书房。”

“嗯，我也是这么想。”清心边说边蹲下身，拾起散落一地的书册。

净言好奇地走到挂着画的那面墙，仔细看着墙上的画，突然看到墙上写了两行字：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

这不是东方之国一名忠臣的遗言吗？净言看了不觉深叹一口气。将军写这两句话表明心志，但究竟有谁能知、有谁能解？

“听说将军并无儿子，女儿又下落不明，我怀疑在这世间，还有谁能为他洗清心情？”清心内心被这两句话深深震撼，当她听完净言的话后，心情更陷入无边的

爱上状元郎

憾恨之中。

“明士，你在哪里？”

一名侍卫在这声叫嚷下，匆匆跑进御书房。

“皇上，是悠召唤属下吗？”

一位身穿皇袍，器宇非凡的年轻人，神情慵懒的以手肘撑靠在案上，他正是刚继承须貌国第五任皇位的帝王——晋街阙。

“这里除了他会叫你，还会有其他人吗？”晋御嘲讽地问道。

“皇上，属下没这个意思，请皇上恕罪！”

“哼！别跟朕来这套生疏的礼仪。”晋御阙调整了下坐姿，“朕问你，朕不是要你去请宁静王爺来吗？为何迟迟不见人影呢？”

“禀皇上，属下确实已派人去请王爷进宫了，请皇上再稍候！”

“宁静王爷承皇旨，入宫面圣！”御书房外的呈报打断宋明士的话。

晋御阙收好案上的奏章，正襟端坐，等待宁静王爷接见。

“臣晋宁静，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。”宁静王爷向晋御阙跪地行礼。

“五皇叔，这里没有外人，你不必如此多礼。”晋御阙和声道，“五皇叔，请坐。”

爱上状元郎

“谢皇上。”宁静王爷在一旁的椅子上落坐，“不知皇上派人命臣入宫，有何要事交代？”

“五皇叔，朕有一事想麻烦你代朕办妥。”

“皇上有事尽管吩咐，为皇上效命乃臣应尽之责。”宁静王爷双手作揖的回话。“不知皇上有何吩咐？”

“五皇叔你也知道，先帝晚年性情大变，总是猜疑有人要谋夺他的皇位，就连皇兄、皇弟也不能幸免，更别谈朝中大臣也因误会而诛杀不少。所以朕自从登基以来，一直觉得朝廷的人才好像少了点。”

“皇上的意思，是要招考天下贤才，入朝任官职，为朝廷效命？”宁静王爷猜测道。

自从新皇登基后，他便知道皇上绝对无法容忍他们这批老臣太久，一来是他们有些观念大不相同，二来是这批老臣中，根本无皇上的心腹，所以这些日子来，皇上想推行的政策才会一再受阻。加上他听清儿说，朝中确实有叛臣存在，只不过皇上一直找不到证据和真正的主谋，亦不敢贸然行事。

“五皇叔，你果然了解朕的心思，不必朕点明，就知道朕想做的事。”晋御阅端起参茶轻啜一口，“五皇叔，你办这事要多久时间？”

宁静王爷先想了想方才回道：“启禀皇上，我朝科举制度与东方之国相似，若以皇榜发布、集聚四方人才、考题选定、裁选报考资格、招选人数定额等，最快

爱上状元郎

也要明年春天才能正式选才。”

“明年春天？”

“是的。”宁静王爷肯定地答覆，“不过，批阅试卷定名仅需一个月时间，也就是说在明年入夏之前，朝廷定能有新人才添加。”

“好，这事朕就请五皇叔多赏心了。”

“皇上放心，臣定不负皇上所托。”

待宁静王爷离开后，晋御阅心想：也该是准备反击的时候了。

自从去过安国将军府后，清心就变得沉闷、不爱说话。净言看在眼里很担心，十分注意她的行动。

有一次净观师姐出去行劫，听说离京城两、三百里外，有一座强盗山，山脚下有人传言将军夫人和小姐逃入此山。虽然此一传言不知是真是假，不过净言生怕清心会一个人偷偷离开了缘寺去找将军夫人，更加留意清心的行为。她心里一直很奇怪清心为何如此关心安国将军府的事，但她并没有多问。

“清心，你在看什么？”净言见她站在皇榜一看，好奇地问。

“皇榜上说，朝廷打算广招天下有能贤才，希望有志之士能踊跃报考。”

“这是好事啊！不过这和我们出家人又有什么关系？”净言不解地问道。

爱上状元郎

是啊！皇榜上的规定，需男子才能报名应考，她根本不可能有机会，看了又怎样？清心深叹一口气后，转身低头离开。

她想起上次从安国将军府回寺后，她在菩萨前立下两个心愿，一是希望能寻找到大娘她们，并安排她们日后的生活，二是为爹找到洗刷冤情的证据，还李家一个清白的名誉。没想到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对于事情该如何进行，她却迟迟想不出来方法来。唉！真担心时间拖得愈久，不仅人愈难找到，恐怕父亲的冤屈也愈无昭雪的一天。

想着这些烦心的事，清心不觉又深叹一口气。

净言走在她身后，听到她的叹气声，心想她一定又想到李夫人了。这段日子以来，她常常听到清心这种无奈、烦心的叹气，再看清心这副心神不宁的模样，连她也想叹气。

“清心！小心！”净言看到一个小乞儿突然朝清心撞去，不禁大喊一声。

清心听到净言的警告，连忙侧向一旁躲开，还是被那个小乞儿撞得差点跌倒在地，所幸净言及时扶住她。

“你要不要紧？走路也不看路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你忘了师父曾告诫我们，出家人做什么事都要专心，你真是太大意了。”净言心里虽然关心，却忍不住想责骂清心的心不在焉。

爱上状元郎

“对不起。”清心忏悔道，“不知那位……”她想问问对方是否有受伤，没想到有位壮士将那名小乞儿抓到她们眼前。

“小兄弟，赶快把东西还给这两位小师父。出家人的银两你也敢偷，不怕遭天谴吗？”

清心不解的看着面前的两人，心想这位小乞儿明明是个姑娘，为何他要称她为小兄弟呢？忽然，她脑中灵光一闪，一个计划逐渐在她心中成形。

“喂！你看什么呀？长这么大没看过乞丐吗？”小乞儿虽然被人紧揪住衣襟很不舒服，但让人这样一直盯着看，更不舒服。她不愿地将偷来的银袋拿出来，丢给清心，“喂！拿去，还就还，看什么看呀。”

净言见这小乞儿做错事，说话还如此大声，正想开口好好教训时，手臂却被清心扯了一下。

“多谢壮士帮忙。”清心先向抓着小乞儿的人道谢，然后从银袋倒出一半的银两，放到小乞儿的手中，“小兄弟，这些银两虽然不多，但就当是我佛和你结的善缘，你拿去吧！”

“清心！”净言有些讶然，但清心不语地对她笑笑便往前走，她只好不再多话的跟着离开。

在她们走后，那位壮士立刻放开小乞儿，也不语地转身离开。小乞儿低头看着手上的银两好一会儿，决定要将银两还给清心，但抬起头却不见她们的踪影。

爱上状元郎

清心和净言离开京城回到了绿寺，一路上两人不曾会话，走了两里多的路，清心先主动开口。

“净言师妹，你别生气。银两去了还可以再化缘寻回，但师父所说的与众生广结善缘，却只在刹那之间。你就当这次我们的行功只得这些银两，不要在意清心所做

净言本想出言反驳，但她想起临出门前，师父交代她要多存慈心和广结善缘，而今她却为清心刚才的举止而懊恼，难怪师父会常在她面前称赞清心，由这事看来，她实在是不如清心，师父说得一点都没错。

“清心，你会把这事告诉师父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清心轻笑道。她心里明白，这是她最后一次与净言一同行功了。回寺里后，她会立即拜别师父，离开养育她十几年的了缘寺。所以她希望能与这位从小到大都相处在一起的师妹，好好共度这剩下来的几天。“回去之后，只要你不说、我不说，师父也就不会知道这件事了。”

净言闻言，发现清心这些日子阴霾的心情改变了，她的心情也跟着轻快起来。

“好了，我们已经出来好些时日了，赶快赶路吧。否则就算师父不知道这件事，也会因为我们晚回寺，惩罚我们一顿。”

“那就快走呀。”清心走在前头，轻快地催促着。

爱土状元郎

第二章

“李公子，你在吗？”一位身穿华服的员外，穿过荒废的安国将军府大厅，直往后花园的书房边走边喊。

清心听到叫唤声，立即扬声回道：“稍等，马上来。”她打开书房的门，正好迎向走到门口的人。“陈员外，不知一早就来找在下，有何贵事？”

陈员外微笑道：“你忘了，前些日子，你不是要老夫帮你报名这次的征考吗？”

“是啊！只是……”

“老夫终于不负所托，找到人帮你把这事办好了。”

清心闻言，喜出望外的说：“真是太谢谢你了，陈员外。”

“哎呀！别说什么谢谢。前些日子，儿子的病若不是蒙你出手相救，恐怕老夫就要绝子绝孙了。如今帮你做这点小事，就算老夫回报你的大恩大德，你可别跟老夫客气呀！”

“陈员外，你言重了！令公子不过是得了风寒，因为延误就医，才会变得那么严重，在下不过略懂医术，根本谈不上什么恩！令公子能平安无事，完全是你仇上